

為什麼居庸關的蘋果這樣甜

葉梅

北京昌平，由燕山餘脈而延伸的綠地，鑲嵌在華北平原與蒙古高原的過渡地帶，南接繁華的京城中心，北邊聳立的軍都山如一道天然屏障，古來的居庸關長城雄踞其間，烽火台在朝霞與暮色中沉默如碑。

燕山南麓的暖陽，會把一年的光熱都揉進果實裏，昌平一帶的蘋果樹綴滿紅裏透粉，青黃泛着紅暈的大果，沉甸甸地壓彎枝桠。那蘋果熟了的季節，正是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日子，來到居庸關下的果園裏，思緒便不由沉浸在歷史與現實之間。

昌平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秦漢時期，這裏就已成為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軍事重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加強對北方的控制，修築了馳道，昌平便是馳道上的重要節點。到了北魏時期，居庸關長城始建，明朝時期又經過大規模的重建和修繕，是為險要的軍事關隘，古來被稱作「天下第一雄關」，所轄隘口多達一百零八處，成為京城西北的重要防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軍沿平綏鐵路西進，居庸關作為北平西北的咽喉要塞，成為中日雙方爭奪的焦點，南口戰役在此激烈爆發。據史料記載，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日軍第五師團（坂垣師團）及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等部，在飛機、坦克、重炮掩護下，向昌平南口正面陣地發起猛攻。中國軍隊第十三軍、第十七軍等部依托長城要塞、山地工事，與日軍展開殊死拉鋸戰。

彼時，《大公報》著名記者范長江、孟秋江懷着熾熱的愛國之心，毅然深入昌平南口前線，冒着槍林彈雨採寫了《搶防南口》、《南口迂迴線上》等戰時通訊，展現了中國部隊在日軍飛機狂轟濫炸下，日夜兼程趕赴戰場的緊張狀態，到達陣地後，「官兵們不顧長途跋涉

的疲憊，在南口一帶的山地、要道，星夜趕築工事，挖掘戰壕，搬運彈藥，人人都懷着必死的決心，誓與陣地共存亡。」在《血戰居庸關》中，范長江記錄了戰鬥的殘酷與激烈：「日軍的炮火如雨點般砸向我軍陣地，一時間，地動山搖，硝煙瀰漫，陣地上的工事幾近全毀。然而，羅芳珪團的戰士們毫不退縮，他們依托着殘垣斷壁、彈坑壕溝，頑強抵抗着敵人一波又一波的衝鋒。」「有的戰士身負重傷，仍緊握手榴彈，待日軍靠近時，拉響引線與敵人同歸於盡；有的戰士在戰友全部犧牲後，獨自堅守陣地，用步槍射擊到子彈打光，而後拿起大刀，衝向敵群，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

孟秋江在《南口迂迴線上》細緻入微地記錄了戰鬥場景：「短兵相接時，手榴彈是唯一可以對大炮報復一下的東西，擲手榴彈的戰士，雖然一批一批的倒下來，第二批馬上又跳出戰壕去抵抗。這樣的衝鋒，接連三次以後，機關連僅剩一個戰鬥兵，一個傳令兵，一個伙夫了。戰鬥兵，傳令兵把住兩挺機關槍，伙夫在中間向左右輸送子彈，繼續對二千敵軍強烈反抗！太陽照臨着整個山谷，這三位作殊死戰的英雄，最後含着光榮的微笑，躺在陽光中！」

范長江和孟秋江，這兩位當年《大公報》的記者，以他們捨生忘死的採寫，記錄了中國軍隊在華北地區首次大規模、有組織地抗擊日軍機械化部隊的南口戰役，這場戰役展現了中國軍人的頑強鬥志，以血肉之軀抵擋日軍機械化部隊，每日傷亡均超過千人，儘管陣地幾度易手，士兵們始終堅守不退，在南口一線阻滯日軍十餘日，痛擊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

居庸關下的抗日烽火熊熊燃燒，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積極投身戰鬥，與友軍協同作戰，生動詮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力量。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一九三七年七月在昌平流村鎮白羊城村成立了國民抗日軍。九月在黑山扈與日軍正面交鋒，他們表現英勇，用輕武器擊落一架日軍飛機，極大地鼓舞了抗戰士氣。另有一次，國民抗日軍成功奇襲日軍，解救出三百多名同胞，同時繳獲了三挺捷克式機槍、四十多支金鉤步槍、十幾支手槍和一二百把大刀片。隊伍規模迅速從幾十人擴充到一千多人。後經八路軍總部正式批准，國民抗日軍改編為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五支隊。

一九三八年深秋，八路軍第四縱隊在昌平桃林口地區設伏。戰士們潛伏在冰冷的草叢中，忍受着飢餓與寒冷，待日軍運輸隊進入伏擊圈後，指揮員一聲令下，手榴彈如雨點般投向敵群，機槍火力封鎖了前後道路。日軍倉皇應戰，運輸隊的汽車燃起熊熊大火，映紅了半邊天空。此戰殲滅日軍數十人，擊毀汽車多輛，繳獲一批武器彈藥，有力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曾經發生在居庸關下的一場場戰鬥，載入了中國人民抗戰史。

時光荏苒，如今的昌平日新月異，居庸關下風景如畫，鄉村振興的春風吹遍大地。在那一片片蘋果樹的環繞中，昌平革命歷史紀念館肅然而立，館內豐富的圖文資料，翔實展現出這片土地曾經的戰鬥歷程。數千戰爭遺物還原歷史細節，專家和民間學者對昌平抗戰歷史的



▲居庸關長城。

挖掘和研究，成為後世難忘的記憶和寶貴的精神財富。

范長江、孟秋江等記者深入前線報道，書寫過的居庸關獲得精心保護修繕，文物工作者們傾注心血，採用「最小干預」原則，對風化嚴重的城磚逐一編號，選用當地燒製的仿古青磚替換，還在關城內部鋪設了隱形排水管道，針對每一處敵樓、箭窗反覆考證，力求最大限度保留歷史原貌，讓這段承載着民族記憶的長城永續傳承。

居庸關下的田野裏，已建立標準化種植基地，智能灌溉系統根據土壤濕度自動調節水量，由農業專家改良出的新品種蘋果綴滿枝頭。得益於燕山南麓充足的光照，這裏的蘋果脆甜多汁。咬下一口，清脆的果肉在口中碎裂，甘甜的汁水瞬間充盈，甜而不膩，果香濃郁，備受人們青睞。

然而，我們在嘗到生活香甜的同時，又怎能忘記溝壑裏深埋的彈殼，長城磚縫裏乾涸的血跡？蘋果為什麼這樣甜，是因為有着無數先烈的犧牲換來的和平與安寧，這裏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平原與山地的呼吸間，生長着屬於京畿之地的獨特韻律：既有山水的風骨，又有田園的質樸，更有歷史與自然交織的、生生不息的中國魂。

當我們談論「原創」



黛西札記
李夢

近日在小紅書、豆瓣等網絡平台上，關於文學圈抄襲現象的討論沸沸揚揚。熱心博主透過重軟件等，比對當下某些青年作家作品與經典作品的相似之處，竟發覺其中有不少「異曲同工」的地方，甚至某些段落和語句幾乎是「原文拷貝」。如是做派，讓不少文學愛好者大感失望。為此，知名文學期刊紛紛回應讀者關切，《文藝報》也發表評論員文章，疾呼文學創作應「修辭立其誠」，更好地守護文學的原創品格。

不僅在文學界，藝術界也不乏「抄襲」事件。今年初，中國某藝術家涉嫌抄襲比利時某藝術家作品一案，經過五年多的訴訟，終審判決比利時藝術家勝訴，加上此前某國際知名當代藝術家的雕塑作品涉嫌抄襲時尚雜誌廣告，還有某美術學院教師作品涉嫌大量抄襲他國攝影家作品，如是種種，再一次引起藝術創作者對於「原創」邊界的關注和討論。

歷史上看，不論文學或藝術創作，「臨摹」或「借鑒」都是常見的現象。東晉書法家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在唐代已被譽為「神作」，在唐太宗

授意下，虞世南、歐陽詢等書法家均曾臨摹翻刻，遂成「唐人摹本」。十九世紀，日本的浮世繪傳入歐洲，甚得彼處畫家喜愛。梵高鍾情浮世繪創作風格，曾數次臨摹葛飾北齋畫作。上述例子被稱作「臨摹」或「借用」，原因在於臨摹／借用者毫不避諱，在作品名稱或創作說明中寫明已作摹寫自何人何作。後世觀者，將前後兩幅作品置於不同的社會和時代情境中觀照，或能對藝術史的傳承與流轉有更多體會。

而涉嫌「抄襲」者，則往往少了這般坦誠。他們偷偷從經典名作或同行舊作中搜尋意象、筆法及構圖風格，再將其悄悄「植入」自己的作品中，如是竊取他人智慧、成果與經驗的做法，絕不允許以任何理由蒙混過關。

俗話說「天下文章一大抄」，這裏的「抄」並非原段原句照搬，而是寫作者在熟讀經典名篇之後，將其內化於心，再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及抒發。由是，才可說是受到前人或同輩的啟發和影響，而非拾人牙慧、投機取巧。在人工智能時代，AI工具的運用給文學創作帶來更多挑戰，也讓我們更加珍視「原創」的力量。唯有愈來愈多的原創作品從熱騰騰的當下生活中成長起來，文化和藝術的世界裏才有生趣，並生機勃勃。



英倫漫話
江恆

美國作家湯姆·羅賓斯曾說，人們寫回憶錄是因為他們缺乏想象力去編造故事。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英國暢銷回憶錄《鹽路》(The Salt Path)近日就被爆出屬於杜撰，震驚了歐美文學界。

《鹽路》是由英國作家雷納·溫恩於二〇一八年發表的回憶錄，講述她和丈夫被朋友欺騙投資失敗後，變得無家可歸，而丈夫又被診斷患上腦神經退化疾病（CBD），讓他們陷入困境。於是兩人決定沿着英國西南海岸線徒步旅行，路程長達六百三十英里。過程中，他們經歷了惡劣天氣、艱難地形、缺乏食物和住所等多種挑戰，但始終互相扶持並克服困難，在逆境中找到了治癒疾病方法和重生的力量。溫恩夫婦展現出的堅強樂觀精神深深打動讀者，回憶錄在全球銷量超過二百萬冊，去年更被拍成同名電影。出版商企鵝蘭登書屋在網站上評價《鹽路》稱：「這是一個無所畏懼、鼓舞人心和充滿生命力的真實故事。」

但七月初，叫好又叫座的《鹽路》突然「塌房」。據英國《觀察家報》調查發現，書中有很多情節是編造的，真相是溫恩從前僱主那裏偷了六萬四千英鎊，因投資不善欠債累累，不但房子被收回，她也因此被捕。夫婦兩

人徒步旅行與其說是為了重獲新生，不如說是為了逃避現實。而作為全書最感人的部分，即溫恩丈夫戰勝病魔，也被專業醫生揭露不符合常情，迄今沒有任何病人僅靠長途走路就能治癒CBD。隨着外界質疑的升溫，出版商和贊助商快速與作者切割。

事實上，暢銷回憶錄「翻車」由來已久，知名的例子是詹姆斯·弗雷二〇〇三年出版的《百萬碎片》，記錄了作者從陷入酗酒和吸毒深淵到艱難獲得救贖的過程，當時得到美國著名主持人奧花·雲費點讚「極其坦誠和感人」，該書銷量達數百萬冊，曾連續十五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首位。但後來被揭發書中充斥謊言，令奧花·雲費怒不可遏，痛批作者不僅欺騙了她，也背叛了廣大讀者。類似的例子還包括：比利時作家米莎·德豐塞卡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一本關於她在二戰期間被狼撫養長大的書，以及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瓊斯二〇〇八年出版的《愛與後果》，講述她在洛杉磯中南部作為混血寄養兒童成長的真實經歷等，後來都被證實內容完全捏造。

很多讀者可能會問，為何要在一本標榜為真實故事的回憶錄中說謊？答案除了追求暢銷和名利外，也與謊言較難被發現有關。如出版業人士所言，非虛構類作品的寫作很大程度上關乎作者與出版商之間的信任，後者通常難以全面核實個人的人生故事。對出版商來說，一方面，事實核查要花費人力和時間，需支付額

外成本。另一方面，通常核查的重點都放在確保書中不包含任何涉及法律後果的內容，而不是分析故事的真實性。即便出版合約中包含了賠償條款，但若出版商和代理人都賺了很多錢的話，往往會睜隻眼閉隻眼。用出版商的話說，以回憶錄名義包裝的作品，更容易吸引讀者，特別是一些名人回憶錄，人們愛看秘聞或緋聞，還包括勵志或重生的主題。當然人的記憶是會出錯的，難免細節上有偏差，但只要基本內容屬實，些許瑕疵並無大礙。

話雖如此，畢竟紙裏包不住火，一本書一旦公之於眾，任何不準確之處往往會被發現，就像《百萬碎片》那樣。有些作者為避免尷尬，會選擇採用「自傳小說」的稱呼取代回憶錄。比如，美國演員凱莉·雲費根據自身經歷改編但被歸類為小說的《邊緣明信片》，以及蘇格蘭作家道格拉斯·斯圖爾特獲得布克文學獎的自傳體小說《舒吉·貝恩》，都沒有因為虛構而受到批評，因為讀者知道小說就是虛構的。只不過從以往經驗看，比起小說，很多作者更傾向用「真實故事」來包裝回憶錄。

回憶錄的真實性很重要嗎？也許因人而異，仁者見仁，但像《鹽路》這樣為很多人帶來希望，甚至發揮了救贖作用的書籍，理應說真話。否則就像評論揶揄的那樣，溫恩的徒步冒險系列第四部原計劃秋季出版，到時不要再稱它回憶錄，而應歸類為奇幻小說。

讀蔣士銓

乾隆年間文士不少，蔣士銓與時人相比，多一些俚俗，多一些簡白，多一些日常，多一些倔強，心事一覽無餘，於是坦蕩。

蔣士銓生在雨夜，適逢響雷，就以雷鳴二字作了乳名。夏日在鉛山，一眾人為三三歲的蔣士銓而來，或許天意，或許巧合，夜裏好幾次起了雷聲。躺在床上聽雷，心裏一動，是不是那遠行的老人回到了故鄉。深宵無事，索性讀讀蔣士銓，讀得深了，讀出了鉛氣，沉甸甸，色澤也彷彿透着鉛的光亮。過去印象裏的范成大退隱石湖，散發弄扁舟去了。

或許是「學而優則仕」的執念太深，所謂「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所謂「但為循吏死亦足」。可惜，仕途渺茫，只能南歸，在金陵、紹興、揚州幾個地方流連十餘年，一幫友人結伴論畫談詩，吟詠山河。歲月的風霜漸漸厚了重了，人生何止幾度秋涼，蔣士銓的詩文從杜少陵、韓昌黎為宗，兼取蘇東坡、黃山谷，至此終於「脫去依傍而為我」。

「脫去依傍而為我」，也是我的追求。文章衣飯快三十年，此念不消說改，還一日日深了。有人說蔣士銓曲不如文，詞不如曲，詩不如詞，我倒是覺得那些詩有一卷卷的光亮。

今人知道蔣士銓，多因為戲文。《臨川

夢》是其名作，隔得太久，很多戲詞早已淡忘，但他刺陳眉公的名句，記憶很新：

翩然一隻雲中鶴，
飛去飛來宰銜衡。

《臨川夢》裏的湯顯祖，在夢裏醒來，又回到夢裏去。這大概是作書人的心境，知不可而為，知夢偏入夢。

我最喜歡蔣士銓的《雪中人》，潮州人吳六奇，少年失怙，嗜酒好賭，漸漸落魄。常在街市遊蕩，衣不蔽體，人喚鐵丐。後來做了鄆卒，清軍初定廣東，不熟地形，他前去面見主帥，細說粵中風物，又引結義兄弟三十人，主帥依計行軍，果然事成。此後鐵丐多次立下戰功，官至水陸提督。小時候讀小說，書中剛好有那劇中人鐵丐吳六奇。蔣士銓筆底的鐵丐，像是從市井巷陌長出的野樹，終成棟樑，讀得人精神一旺。

鉛山地域不大，山未見高，水未見深，卻養出了這樣一個山水人物，胸中無數丘壑。

合書欲眠，雷聲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了，窗外正下着雨。推窗看看，雨水落在鉛山大地，入了蔣士銓的詩境：

竟夕甘霖沛，連村土脈疏。
涼真宜稼穡，旦可出犁鋤……

►敦煌壁畫復原古箏篋。



「天地同和」

「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器展」正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國博廳」展出，集中展示精品文物共計二百餘件（套），較為系統地反映了中國古代音樂發展演變脈絡。

中新社



市井萬象